

沪上又闻书墨香——上海书展书法篆刻图书掠影

■ 特约撰稿人 杨勇 陆怡

8月14日，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开幕。今年的上海书展与往届有所不同，即倡导“回归阅读本位”，参展出版社达500多家，图书种类多达15万种。其中书法图书仍以碑帖为主体，相关技法类图书份额比重持续加大。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袖珍印馆——近现代名家篆刻系列”第二辑的签售活动异常火爆，短短两个小时内签售达2000余册，成为此次书展书法篆刻类图书的最大亮点。

碑帖新品佳构送出

本次上海书展开设了独立的碑帖展览室，陈列了文物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等出版的碑帖新品，这在全国性的书展中可谓独树一帜。

高端精印本和高仿真本在此次书展上获得了极大的关注，由此可见纸质图书越来越具有典藏化的特点。此类书籍主要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四欧宝笈》、《西安碑林名碑精粹》及《翰墨瑰宝》第二、三辑，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宋拓郁孤台法帖》、《宋拓凤墅法帖》、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馆藏国宝墨迹》等，此类图书装帧精美，定价不低，受到了一些专业人士的关注和好评。

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碑帖名品》，此套书体量庞大，规格高标，壁立展厅，极为壮观，在业界赢得了“大红袍”的美称。据悉，陈列所用的大展架是整个书展中唯一一个为碑帖印本专门设置的。作为新品的第三辑共22种，包括褚遂良《孟法师碑》（翻印李宗瀚本）、《石鼓文》（吴昌硕本）、《刁遵墓志》（朵云轩藏旧拓本）、《崔敬邕墓志》（朵云轩藏清拓本）、《司马昞墓志》（翻印罗振玉藏本）、《张黑女墓志》（翻印民国何绍基藏本），其中《司马昞墓志》和《张黑女墓志》中的所有印章均“翻红”套印，十分逼真，而且原有题跋十分齐全，值得推荐。上海书画出版社今年还陆续推出了“书法



袖珍印馆
近现代名家篆刻系列（第二辑）

经典放大系列”，打开来看，墨色淳古，赏心悦目。据出版社负责人介绍，所用图片采用了微距拍摄技术，在印刷工艺上也绝对属于国内同类产品中顶尖的，受众群体不光是普通的书法爱好者，也包括一些专业的研究者。

文献、技法类图书各领风骚

书法文献类图书对于广大书法爱好者虽然属于冷门，却是进行书法研究和创作的基础。此次书展上故宫出版社、广西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兰亭书法全集（故宫卷）》，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中西书局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肩水金关汉简》，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兰亭序研究史料集》（水赉佑编著），浙江人美出版社的“中国艺术文献丛书”均引起了书法研究者的兴趣。这些文献类图书属于“资料集”和“文献集”，因不是鉴赏类图书，故与普通书法爱好者有一定的距离，但对于专业读者来说却是消暑的佳品。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名人书法大成》，此书收录了近百年来393位名人、420幅墨迹，粗粗看上去，有“一部浓缩了的中国

近现代史”的感觉。

不同于书法文献类图书，技法类图书一直是书法图书中的重要板块，此类图书品类繁多，难的是要有自己的独特性。此次书展上让人眼前一亮的技法类图书，主要是上海书画出版社的“书法工作室”丛书，这套书的作者有胡传海、李双阳、仇高驰、刘宗超、林玉梅等，他们都是在当今书法界有一定影响的书家。据出版社相关人员介绍，该丛书从选题阶段便确定了编法，考虑到以往很多技法书侧重于讲解而无示范，故在编写这套书时，加强了示范性的指导，可以说这是结合当今书法界发展现状而设置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譬如在讲解《泰山刻石》时，注重图文参照，深入浅出，从整体到局部，乃至到细节，作者都做了通俗易懂的分析，具有了一般工作室教学中导师和学生面对面传授的功能。一些书法技巧中的关键之处，经作者轻轻点拨就显得豁然开朗。作者还运用相类似风格作品的比照来加深读者对本帖风格技法的印象，在创作环节还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由临摹到临创，再到拟创，最后进入独立创作的过程，使每位学习者可以通过本书获得一种将临习的知识转化为自己创作能力的可能。

碑帖鉴赏

王宠《杂书帖》：笔调峻拔 耐人品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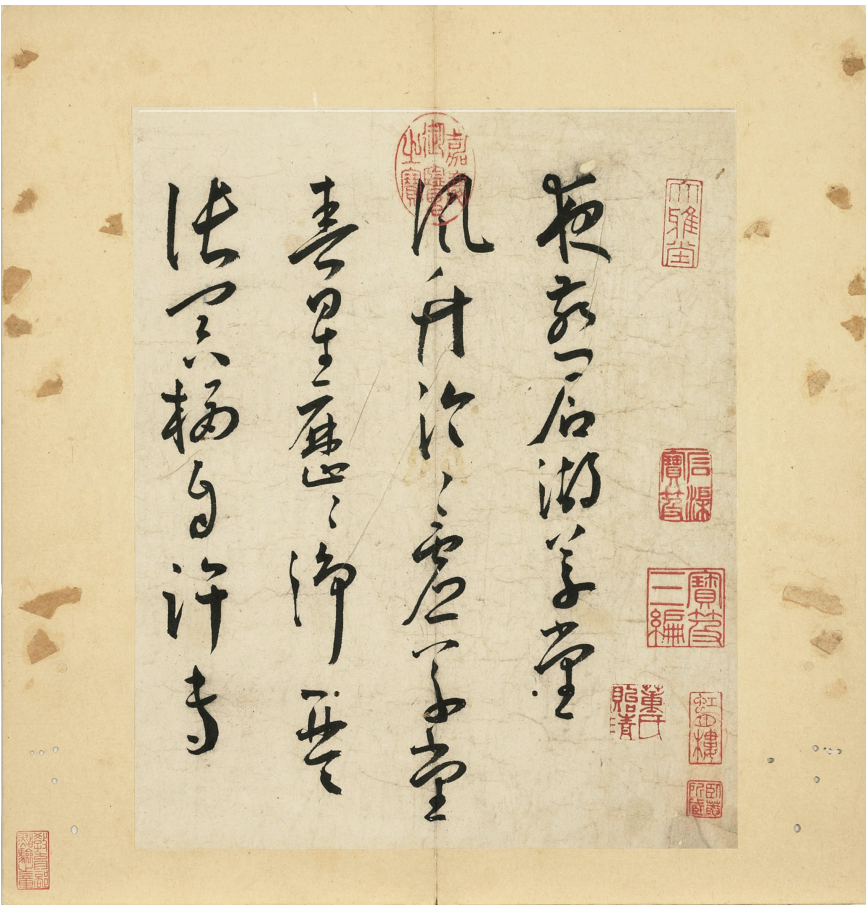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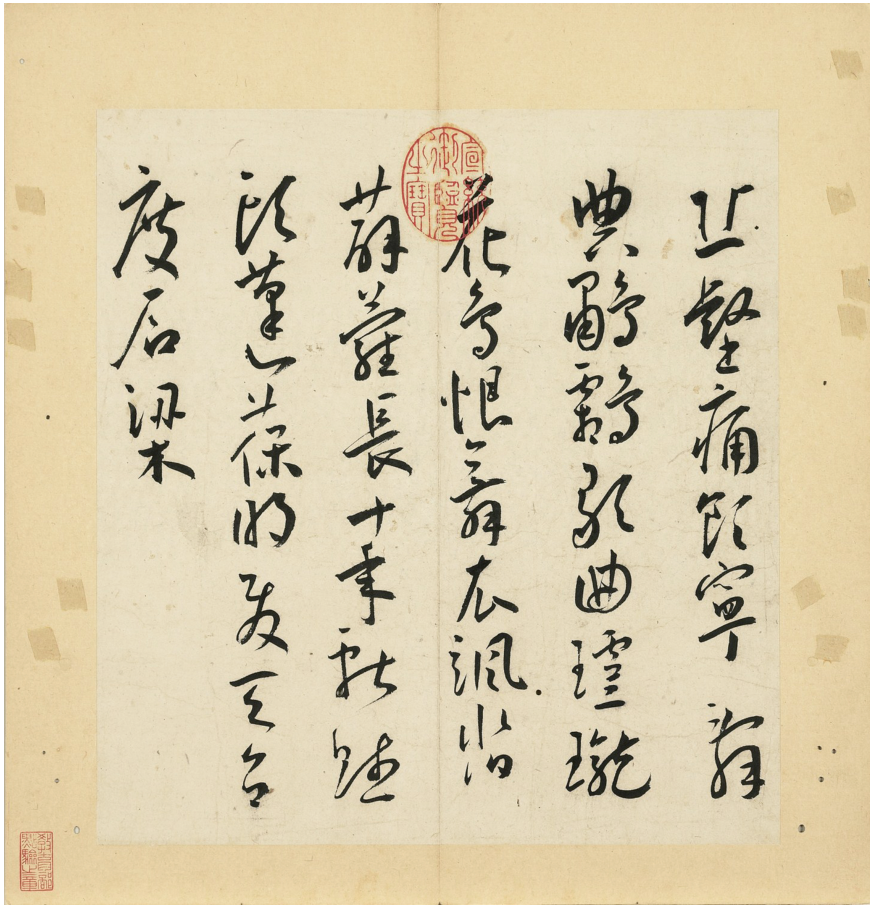
■ 浣 尔

王宠（1494—1533），字履仁、履吉，号雅宜山人，人称“王雅宜”，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代著名书法家。他一生仕途极为不顺，八次应试皆落榜。王宠博学多才，书画皆精，书法初学蔡邕，后追慕晋唐，楷书师虞世南、智永等。他的小楷空灵萧散，极具意趣。行草书取法于《十七帖》、《圣教序》等。在当时，他与祝允明、文征明并称，被誉为“吴门三家”。何良俊《四友斋书论》评其书：“衡山之后，书法当以王雅宜为第

一。盖其书本于大令，兼人品高旷，改神韵超逸，迥出诸人上。”

王宠诗作清逸，在当时甚有名气。《杂书帖》所诗作写于其三十四岁时。诗中表现了他八次落第，遂隐居于石湖草堂时所见的场景，文中描述的景色虽恬淡美好，但字里行间中还是充斥着一派萧散、愁闷的情绪。仕途上的不得志或许是他散淡、空灵的书风形成的主要原因。

此册页书七言律诗六首，字虽为草写，但字与字之间的连带不多，每个字都较为独立。通篇用笔干净利落，书写的转笔处具圆润之感，但收尾常带反捺笔，显露得拙峻拔的笔调，与圆润之处形成对比，显示出书写的节奏感。册页上钤“石渠宝笈”“嘉庆御览之宝”“宣统预览之宝”等印，可见其曾为皇家所收藏且流传有序。



释文：
夜燕石湖草堂
风竹泠泠虚草堂，春星历历净琴张。冥栖自许专丘壑，痛饮宁辞典鹓鸪。歌曲玲珑花鸟恨，舞衣飒沓薜萝长。十年献赋头蓬葆，明发天台度石梁。

杂书帖（局部）王宠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旧书与新知

■ 张瑞田

不相信图书销售排行榜由来已久。出版商和广告商炮制出来的排行榜究竟有多少水分姑且不论，单看那些轻浮的书，那些供给消遣、消费的出版物，我就明白了当前的中国阅读处于哪个层面。

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趣味，清浅与直观的阅读取向属于这个时代，它将伴随社会的曲线发展而沉着，不去杞人忧天，不会怨天尤人。

有一间自己的书房，对读书人来讲是幸福的事情。我的书，跟随我到过吉林、深圳、成都，最后在北京汇聚了，我不敢怠慢它们，把家中最宽大的房间留给这些默默无语却异常聪颖的“朋友”。我知道，自己的大部分时光都将与它们共同度过。

近来不买新书了，一是觉得新书浮华、价格奇高；二是自己的藏书足够阅读。我敢说，把自己私藏的书读到十分之一，不成为专家，也会成为饱学之士。

读旧书，是我近年来的阅读选择。

其实所谓旧书，只不过是几年前、十几年前或二十几年前出版的，零星购买，积柜盈室。人到中年，似乎活得明白，因此，对岱峻先生的话倍觉亲切——“今天的新闻，未必可以写进历史；而既往的历史恰恰有大量的‘新闻’。”

现实的确如此，读书亦如此。我最近的阅读计划，所选的书大多是旧书，比如《王世贞文选》、邵燕祥《我的心在乌云上面》、王元化《人物小记》。

《王世贞文选》（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由钱仲联主编，收有80篇古文辞。王世贞一生坎坷，这决定了他的生平准则和写作趣味。因此，在他的文章中看不到身居高位的沾沾自喜，更多的则是对人间的思考、对自己的追问。在《太上宰杨公》一文里，他对父亲的冤死表达了自己的愤慨——“先人死，死严氏耳，非死法也”。毕竟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文人，作为晚明小品文的先驱者，他的文章弥漫着浓郁的诗情诗意。《求志园记》写戏曲家张凤翼的求志园与其他名园的特点、异同，阐发一己的自然之趣和艺术之趣。庄老思想、禅学旨趣，在王世贞的笔下经过腾挪，散发出沉稳的生命光泽。

一定是看到了太多的荣华与苦难，王世贞在一个冷酷的社会里，还能表现出文人的雍容、大度，足可以让我们欣慰。与王世贞同时代的文人归有光主张文章与天地同流，权势虽能荣辱毁誉其人，却不能奈文章何。文章的价值，作者应有自己的判断。因此，他反对王世贞“文必两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观点，把“声华意气，笼罩海内”的体制内文学家，又是“高级干部”文学家的王世贞称之为“一二妄庸人”。归有光的批评是否准确，可以讨论，其批评行为至少让我们感受到批评者的勇敢、表达内心感受时的真诚、挑战权威时的无畏。

《月仪》蒙羞《书法报》

■ 德 祥

《书法报》上有闵祥德教授主持的“图说书史”栏目。

2009年5月20日“图说”《月仪帖》时，报纸给此帖加注了释文，方便读者理解。令人想不到的是，帖上通顺晓畅的古文，由于教授（或者是编者）读不懂它，居然没有一个标点符号放对地方。

“月仪帖”（首页），章草书法。字字清晰不难识读，它是两段“四六句”。正确的释读是这样的——

正月具书。君白：大族布气，景风微发。顺变绥宁，无恙幸甚。隔限遐途，莫因良话。引领托怀，情过《采芣》。企佇难将，故及表问。信李廉廌，俱蒙告音。君白。

君白：四表清通，俊义濯景。山

而无畏。王世贞乃当朝刑部尚书，然而，在安亭江上教书的老举子归有光，以文学的观念谈文学，显然没有把王世贞的个人身份放在眼里。归有光先王世贞而去，对其文学成就予以肯定的却是他的论敌王世贞。王世贞在《归太仆赞》一文中肯定了归有光的文学观，并对自己文学主张有所追悔。他说：“先生于古文辞，虽出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

反思自己，肯定对手的王世贞，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楷模。

我是邵燕祥的粉丝。青少年时代就被邵燕祥的诗歌鼓舞，中年后又在他的杂文、随笔中找到精神的力量。如果说邵燕祥的诗歌富有时代激情，那么他的杂文、随笔则冷静、幽深得多，旷远、博大得多，清醒、明确得多。我曾反复读《我的心在乌云上面》（作家出版社2005年11月版），它给我的收获是：独立思考、直抒胸臆。这对读书人来说最为珍贵。

王元化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不同的是，这位副部级的部长，少了官僚气，多了学究气。时下，许多学人、专家进入领导岗位，遗憾的是，“人一阔，脸就变”，学人风度、专家气象，在权位上顷刻消解，取而代之的是霸气与戾气。

王元化不滑气，也不戾气，有的只是学气和文气。这一点，他的《人物小记》（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版）一书体现得非常清楚。这本书是“小记”，也是小书，亲切、好读。王元化以白描的笔法记述了他与熊十力、顾准、王瑞、孙治方、郭绍虞、林淡秋、韦卓民、辛芳等人的交往，也写到对他们的认知。他写熊十力就是证明——“这天他的心情很好。他的态度柔和，言谈也极儒雅，声调甚至近于细弱。当时我几乎与人断绝往来，我的处境使我变得孤独。我觉得他具有理解别人的力量，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这使我一见到他就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亲切感。”

《人物小记》也收进了王元化的几篇读书札记，其中有《谈“论语”小集》、《读鲁迅小集》、《读胡适小集》、《贺麟“文化与人生”》、《谈无政府主义小集》等，语言质朴、学理清晰、识见独特。王元化发现鲁迅与蔡自珍有相通的地方，而鲁迅却从未与文字涉及他——“我不能断定在对蔡自珍的评价上，鲁迅是否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我希望有学力的研究者做出深入的研究……章太炎在《旭书》中说：‘藏夷者恶纒纒，佞曲者恶纒纒’，便是对于社会上反对揭示真相的讽刺文学的有力驳斥。”

真学问、真思想，是我对王元化文章的认识。反复读《人物小集》，也常有新的发现。旧书蕴藏的新知，是需要时时探求的。

（作者为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

无由皓之隐，朝有二八之盛。斯诚明珠耀光之高会，鸾皇翻翥之良秋也。吾子怀英伟之才，而遇……

“图说书史”栏目却把它搞成了这个样子——

正月具书，君白：大族布气景，风微发顺变绥宁，无恙幸甚。隔限遐途，莫因良话引领，托怀情过，采芣企佇，难将故及，表问信李廉，俱蒙告音君。白君白四，表清通俊，又濯景山，无由皓之，隐朝有二八之盛，斯诚明珠耀光之高，会鸾皇翻翥之良秋也，吾子怀英伟之才而遇。

如此“释文”，简直没一句“人话”。

4年多时间过去了，不知编者、作者、读者发现这一错误没有。如果发现了，报纸该不该做个“重要更正”呢？

书法版已推出《技法指点》栏目，欢迎读者寄送作品（如有清晰的作品电子图，不必邮寄原作），征集作品包括书法、篆刻、刻字等。本报将从中选择作品刊登，并邀请书法家对作品的技法优劣进行点评和分析。

请发送作品电子图至：996904405@qq.com 或邮寄作品至：100013 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书法版